紅樓夢/第087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八十七回　感深秋撫琴悲往事　坐禪寂走火入邪魔

卻說黛玉叫進寶釵家的女人來，問了好，呈上書子。黛玉叫他去喝茶，便將寶釵來書打開看時，只見上面寫著：

妹生辰不偶，家運多艱，姊妹伶仃，萱親衰邁。兼之猇聲狟語，旦暮無休。更遭慘禍飛災，不啻驚風密雨。夜深輾側，愁緒何堪。屬在同心，能不為之愍惻乎？回憶海棠結社，序屬清秋，對菊持螯，同盟歡洽。猶記“孤標傲世偕誰隱，一樣花開為底遲”之句，未嘗不歎冷節遺芳，如吾兩人也。感怀触緒，聊賦四章，匪曰無故呻吟，亦長歌當哭之意耳。悲時序之遞嬗兮，又屬清秋。感遭家之不造兮，獨處離愁。北堂有萱兮，何以忘憂？無以解憂兮，我心咻咻。一解。雲憑憑兮秋風酸，步中庭兮霜葉乾。何去何從兮，失我故歡。靜言思之兮惻肺肝！二解。惟鮪有潭兮，惟鶴有梁。鱗甲潛伏兮，羽毛何長！搔首問兮茫茫，高天厚地兮，誰知余之永傷。三解。銀河耿耿兮寒氣侵，月色橫斜兮玉漏沉。憂心炳炳兮發我哀吟，吟复吟兮寄我知音。四解。

黛玉看了，不胜傷感。又想：“寶姐姐不寄與別人，單寄與我，也是惺惺惜惺惺的意思。”正在沉吟，只聽見外面有人說道：“林姐姐在家里呢么？”黛玉一面把寶釵的書疊起，口內便答應道：“是誰？”正問著，早見幾個人進來，卻是探春，湘雲，李紋，李綺。彼此問了好，雪雁倒上茶來，大家喝了，說些閒話。因想起前年的菊花詩來，黛玉便道：“寶姐姐自從挪出去，來了兩遭，如今索性有事也不來了，真真奇怪。我看他終久還來我們這里不來。”探春微笑道：“怎麼不來，橫豎要來的。如今是他們尊嫂有些脾氣，姨媽上了年紀的人，又兼有薛大哥的事，自然得寶姐姐照料一切，那里還比得先前有工夫呢。”正說著，忽聽得忽喇喇一片風聲，吹了好些落葉，打在窗紙上。停了一回兒，又透過一陣清香來。眾人聞著，都說道：“這是何處來的香風？這象什麼香？”黛玉道：“好象木樨香。”探春笑道：“林姐姐終不脫南邊人的話，這大九月里的，那里還有桂

花呢。”黛玉笑道：“原是啊，不然怎麼不竟說是桂花香只說似乎象呢。”湘雲道：“三姐姐，你也別說。你可記得‘十里荷花，三秋桂子’？在南邊，正是晚桂開的時候了。你只沒有見過罷了，等你明日到南邊去的時候，你自然也就知道了。”探春笑道：“我有什麼事到南邊去？況且這個也是我早知道的，不用你們說嘴。”李紋李綺只抿著嘴兒笑。黛玉道：“妹妹，這可說不齊。俗語說，‘人是地行仙’，今日在這里，明日就不知在那里。譬如我，原是南邊人，怎麼到了這里呢？”湘雲拍著手笑道：“今兒三姐姐可叫林姐姐問住了。不但林姐姐是南邊人到這里，就是我們這幾個人就不同。也有本來是北邊的，也有根子是南邊，生長在北邊的，也有生長在南邊，到這北邊的，今兒大家都湊在一處。可見人總有一個定數，大凡地和人總是各自有緣分的。”眾人聽了都點頭，探春也只是笑。又說了一會子閒話兒，大家散出。黛玉送到門口，大家都說：“你身上才好些，別出來了，看著了風。”于是黛玉一面說著話兒，一面站在門口又與四人殷勤了幾句，便看著他們出院去了。進來坐著，看看已是林鳥歸山，夕陽西墜。因史湘雲說起南邊的話，便想著“父母若在，南邊的景致，春花秋月，水秀山明，二十四橋，六朝遺跡。不少下人伏侍，諸事可以任意，言語亦可不避。香車畫舫，紅杏青帘，惟我獨尊。今日寄人籬下，縱有許多照應，自己無處不要留心。不知前生作了什麼罪孽，今生這樣孤凄。真是李後主說的‘此間日中只以眼淚洗面’矣！”一面思想，不知不覺神往那里去了。

紫鵑走來，看見這樣光景，想著必是因剛才說起南邊北邊的話來，一時触著黛玉的心事了，便問道：“姑娘們來說了半天話，想來姑娘又勞了神了。剛才我叫雪雁告訴廚房里給姑娘作了一碗火肉白菜湯，加了一點兒蝦米兒，配了點青筍紫菜。姑娘想著好么？”黛玉道：“也罷了。”紫鵑道：“還熬了一點江米粥。”黛玉點點頭兒，又說道：“那粥該你們兩個自己熬了，不用他們廚房里熬才是。”紫鵑道：“我也怕廚房里弄的不乾淨，我們各自熬呢。就是那湯，我也告訴雪雁和柳嫂兒說了，要弄乾淨著。柳嫂兒說了，他打點妥當，拿到他屋里叫他們五兒瞅著炖呢。”黛玉道：“我倒不是嫌人家肮臢，只是病了好些日子，不周不備，都是人家。這會子又湯兒粥兒的調度，未免惹人厭煩。”說著，眼圈兒又紅了。紫鵑道：“姑娘這話也是多想。姑娘是老太太的外孫女兒，又是老太太心坎兒上的。別人求其在姑娘跟前討好兒還不能呢，那里有抱怨的。”黛玉點點頭兒，因又問道：“你才說的五兒，不是那日和寶二爺那邊的芳官在一處的那個女孩兒？”紫鵑道：“就是他。”黛玉道：“不聽見說要進來么？”紫鵑道：“可不是，因為病了一場，後來好了才要進來，正是晴雯他們鬧出事來的時候，也就耽擱住了。”黛玉道：“我看那丫頭倒也還頭臉兒乾淨。”說著，外頭婆子送了湯來。雪雁出來接時，那婆子說道：“柳嫂兒叫回姑娘，這是他們五兒作的，沒敢在大廚房里作，怕姑娘嫌肮臢。”

雪雁答應著接了進來。黛玉在屋里已聽見了，吩咐雪雁告訴那老婆子回去說，叫他費心。雪雁出來說了，老婆子自去。這里雪雁將黛玉的碗箸安放在小几兒上，因問黛玉道：“還有咱們南來的五香大頭菜，拌些麻油醋可好么？”黛玉道：“也使得，只不必累贅了。”一面盛上粥來，黛玉吃了半碗，用羹匙舀了兩口湯喝，就擱下了。兩個丫鬟撤了下來，拭淨了小几端下去，又換上一張常放的小几。黛玉漱了口，盥了手，便道：“紫鵑，添了香了沒有？”紫鵑道：“就添去。”黛玉道：“你們就把那湯和粥吃了罷，味兒還好，且是乾淨。待我自己添香罷。”兩個人答應了，在外間自吃去了。

這里黛玉添了香，自己坐著。才要拿本書看，只聽得園內的風自西邊直透到東邊，穿過樹枝，都在那里唏哩嘩喇不住的響。一回兒，檐下的鐵馬也只管叮叮當當的亂敲起來。一時雪雁先吃完了，進來伺候。黛玉便問道：“天氣冷了，我前日叫你們把那些小毛兒衣服晾晾，可曾晾過沒有？”雪雁道：“都晾過了。”黛玉道：“你拿一件來我披披。”雪雁走去將一包小毛衣服抱來，打開氈包，給黛玉自揀。只見內中夾著個絹包兒，黛玉伸手拿起打開看時，卻是寶玉病時送來的舊手帕，自己題的詩，上面淚痕猶在，里頭卻包著那剪破了的香囊扇袋并寶玉通靈玉上的穗子。原來晾衣服時從箱中撿出，紫鵑恐怕遺失了，遂夾在這氈包里的。這黛玉不看則已，看了時也不說穿那一件衣服，手里只拿著那兩方手帕，呆呆的看那舊詩。看了一回，不覺的簌簌淚下。紫鵑剛從外間進來，只見雪雁正捧著一氈包衣裳在旁邊呆立，小几上卻擱著剪破的香囊，兩三截兒扇袋和那鉸折了的穗子，黛玉手中自拿著兩方舊帕，上邊寫著字跡，在那里對著滴淚。正是：

失意人逢失意事，新啼痕間舊啼痕。

紫鵑見了這樣，知是他觸物傷情，感怀舊事，料道勸也無益，只得笑著道：“姑娘還看那些東西作什麼，那都是那幾年寶二爺和姑娘小時一時好了，一時惱了，鬧出來的笑話兒。要象如今這樣斯抬斯敬，那里能把這些東西白遭塌了呢。”紫鵑這話原給黛玉開心，不料這幾句話更提起黛玉初來時和寶玉的舊事來，一發珠淚連綿起來。紫鵑又勸道：“雪雁這里等著呢，姑娘披上一件罷。”那黛玉才把手帕撂下。紫鵑連忙拾起，將香袋等物包起拿開。這黛玉方披了一件皮衣，自己悶悶的走到外間來坐下。回頭看見案上寶釵的詩啟尚未收好，又拿出來瞧了兩遍，歎道：“境遇不同，傷心則一。不免也賦四章，翻入琴譜，可彈可歌，明日寫出來寄去，以當和作。”便叫雪雁將外邊桌上筆硯拿來，濡墨揮毫，賦成四疊。又將琴譜翻出，借他《猗蘭》《思賢》兩操，合成音韻，與自己做的配齊了，然後寫出，以備送與寶釵。又即叫雪雁向箱中將自己帶來的短琴拿出，調上弦，又操演了指法。黛玉本是個絕頂聰明人，又在南邊學過幾時，雖是手生，到底一

理就熟。撫了一番，夜已深了，便叫紫鵑收拾睡覺。不題。

卻說寶玉這日起來梳洗了，帶著焙茗正往書房中來，只見墨雨笑嘻嘻的跑來迎頭說道：“二爺今日便宜了，太爺不在書房里，都放了學了。”寶玉道：“當真的么？”墨雨道：“二爺不信，那不是三爺和蘭哥兒來了。”寶玉看時，只見賈環賈蘭跟著小廝們，兩個笑嘻的嘴里咭咭呱呱不知說些什麼，迎頭來了。見了寶玉，都垂手站住。寶玉問道：“你們兩個怎麼就回來了？”賈環道：“今日太爺有事，說是放一天學，明兒再去呢。”寶玉聽了，方回身到賈母賈政處去稟明了，然後回到怡紅院中。襲人問道：“怎麼又回來了？”寶玉告訴了他，只坐了一坐兒，便往外走。襲人道：“往那里去，這樣忙法？就放了學，依我說也該養養神兒了。”寶玉站住腳，低了頭，說道：“你的話也是。但是好容易放一天學，還不散散去，你也該可怜我些兒了。”襲人見說的可怜，笑道：“由爺去罷。”正說著，端了飯來。寶玉也沒法兒，只得且吃飯，三口兩口忙忙的吃完，漱了口，一溜煙往黛玉房中去了。

走到門口，只見雪雁在院中晾絹子呢。寶玉因問：“姑娘吃了飯了么？”雪雁道：“早起喝了半碗粥，懶待吃飯。這時候打盹兒呢。二爺且到別處走走，回來再來罷。”寶玉只得回來。

無處可去，忽然想起惜春有好幾天沒見，便信步走到蓼風軒來。剛到窗下，只見靜悄悄一無人聲。寶玉打諒他也睡午覺，不便進去。才要走時，只聽屋里微微一響，不知何聲。寶玉站住再聽，半日又拍的一響。寶玉還未聽出，只見一個人道：“你在這里下了一個子兒，那里你不應么？”寶玉方知是下大棋，但只急切聽不出這個人的語音是誰。底下方聽見惜春道：“怕什麼，你這麼一吃我，我這麼一應，你又這麼吃，我又這麼應。還緩著一著兒呢，終久連得上。”那一個又道：“我要這麼一吃呢？”惜春道：“阿嗄，還有一著‘反扑’在里頭呢！我倒沒防備。”寶玉聽了，聽那一個聲音很熟，卻不是他們姊妹。料著惜春屋里也沒外人，輕輕的掀帘進去。看時不是別人，卻是那櫳翠庵的檻外人妙玉。這寶玉見是妙玉，不敢驚動。妙玉和惜春正在凝思之際，也沒理會。寶玉卻站在旁邊看他兩個的手段。只見妙玉低著頭問惜春道：“你這個‘畸角兒’不要了么？”惜春道：“怎麼不要。你那里頭都是死子兒，我怕什麼。”妙玉道：“且別說滿話，試試看。”惜春道：“我便打了起來，看你怎麼樣。”妙玉卻微微笑著，把邊上子一接，卻搭轉一吃，把惜春的一個角兒都打起來了，笑著說道：“這叫做‘倒脫靴勢’。”

惜春尚未答言，寶玉在旁情不自禁，哈哈一笑，把兩個人都唬了一大跳。惜春道：“你

這是怎麼說，進來也不言語，這麼使促狹唬人。你多早晚進來的？”寶玉道：“我頭里就進來了，看著你們兩個爭這個‘畸角兒’。”說著，一面與妙玉施禮，一面又笑問道：“妙公輕易不出禪關，今日何緣下凡一走？”妙玉聽了，忽然把臉一紅，也不答言，低了頭自看那棋。寶玉自覺造次，連忙陪笑道：“倒是出家人比不得我們在家的俗人，頭一件心是靜的。靜則靈，靈則慧。”寶玉尚未說完，只見妙玉微微的把眼一抬，看了寶玉一眼，复又低下頭去，那臉上的顏色漸漸的紅暈起來。寶玉見他不理，只得訕訕的旁邊坐了。惜春還要下子，妙玉半日說道：“再下罷。”便起身理理衣裳，重新坐下，痴痴的問著寶玉道：“你從何處來？”寶玉巴不得這一聲，好解釋前頭的話，忽又想道：“或是妙玉的机鋒。”轉紅了臉答應不出來。妙玉微微一笑，自和惜春說話。惜春也笑道：“二哥哥，這什麼難答的，你沒的聽見人家常說的‘從來處來’么。這也值得把臉紅了，見了生人的似的。”妙玉聽了這話，想起自家，心上一動，臉上一熱，必然也是紅的，倒覺不好意思起來。因站起來說道：“我來得久了，要回庵里去了。”惜春知妙玉為人，也不深留，送出門口。妙玉笑道：“久已不來這里，彎彎曲曲的，回去的路頭都要迷住了。”寶玉道：“這倒要我來指引指引何如？”妙玉道：“不敢，二爺前請。”于是二人別了惜春，離了蓼風軒，彎彎曲曲，走近瀟湘館，忽聽得叮咚之聲。妙玉道：“那里的琴聲？”寶玉道：“想必是林妹妹那里撫琴呢。”妙玉道：“原來他也會這個，怎麼素日不聽見提起？”寶玉悉把黛玉的事述了一遍，因說：“咱們去看他。”妙玉道：“從古只有聽琴，再沒有‘看琴’的。”寶玉笑道：“我原說我是個俗人。”說著，二人走至瀟湘館外，在山子石坐著靜聽，甚覺音調清切。只聽得低吟道：

風蕭蕭兮秋氣深，美人千里兮獨沉吟。

望故鄉兮何處，倚欄杆兮涕沾襟。

歇了一回，聽得又吟道：

山迢迢兮水長，照軒窗兮明月光。

耿耿不寐兮銀河渺茫，羅衫怯怯兮風露涼。

又歇了一歇。妙玉道：“剛才‘侵’字韻是第一疊，如今‘陽’字韻是第二疊了。咱們再聽。”里邊又吟道：

子之遭兮不自由，予之遇兮多煩憂。

之子與我兮心焉相投，思古人兮俾無尤。

妙玉道：“這又是一拍。何憂思之深也！”寶玉道：“我雖不懂得，但聽他音調，也覺得過悲了。”里頭又調了一回弦。妙玉道：“君弦太高了，與無射律只怕不配呢。”里邊又吟道：

人生斯世兮如輕塵，天上人間兮感夙因。

感夙因兮不可慭，素心如何天上月。

妙玉聽了，呀然失色道：“如何忽作變徵之聲？音韻可裂金石矣。只是太過。”寶玉道：“太過便怎麼？”妙玉道：“恐不能持久。”正議論時，聽得君弦蹦的一聲斷了。妙玉站起來連忙就走。寶玉道：“怎麼樣？”妙玉道：“日後自知，你也不必多說。”竟自走了。弄得寶玉滿肚疑團，沒精打彩的歸至怡紅院中，不表。單說妙玉歸去，早有道婆接著，掩了庵門，坐了一回，把“禪門日誦”念了一遍。吃了晚飯，點上香拜了菩薩，命道婆自去歇著，自己的禪床靠背俱已整齊，屏息垂帘，跏趺坐下，斷除妄想，趨向真如。坐到三更過後，聽得屋上骨碌碌一片瓦響，妙玉恐有賊來，下了禪床，出到前軒，但見雲影橫空，月華如水。那時天氣尚不很涼，獨自一個憑欄站了一回，忽聽房上兩個貓兒一遞一聲廝叫。那妙玉忽想起日間寶玉之言，不覺一陣心跳耳熱。自己連忙收懾心神，走進禪房，仍到禪床上坐了。怎奈神不守舍，一時如萬馬奔馳，覺得禪床便恍蕩起來，身子已不在庵中。便有許多王孫公子要求娶他，又有些媒婆扯扯拽拽扶他上車，自己不肯去。一回兒又有盜賊劫他，持刀執棍的逼勒，只得哭喊求救。早驚醒了庵中女尼道婆等眾，都拿火來照看。只見妙玉兩手撒開，口中流沫。急叫醒時，只見眼睛直豎，兩顴鮮紅，罵道：“我是有菩薩保佑，你們這些強徒敢要怎麼樣！”眾人都唬的沒了主意，都說道：“我們在這里呢，快醒轉來罷。”妙玉道：“我要回家去，你們有什麼好人送我回去罷。”道婆道：“這里就是你住的房子。”說著，又叫別的女尼忙向觀音前禱告，求了簽，翻開簽書看時，是触犯了西南角上的陰人。就有一個說：“是了。大觀園中西南角上本來沒有人住，陰氣是有的。”一面弄湯弄水的在那里忙亂。那女尼原是自南邊帶來的，伏侍妙玉自然比別人盡心，圍著妙玉，坐在禪床上。妙玉回頭道：“你是誰？”女尼道：“是我。”妙玉仔細瞧了一瞧，道：“原來是你。”便抱住那女尼嗚嗚咽咽的哭起來，說道：“你是我的媽呀，你不救我，我不得活了。”那女尼一面喚醒

他，一面給他揉著。道婆倒上茶來喝了，直到天明才睡了。

女尼便打發人去請大夫來看脈，也有說是思慮傷脾的，也有說是熱入血室的，也有說是邪祟触犯的，也有說是內外感冒的，終無定論。後請得一個大夫來看了，問：“曾打坐過沒有？”道婆說道：“向來打坐的。”大夫道：“這病可是昨夜忽然來的么？”道婆道：“是。”大夫道：“這是走魔入火的原故。”眾人問：“有礙沒有？”大夫道：“幸虧打坐不久，魔還入得淺，可以有救。”寫了降伏心火的藥，吃了一劑，稍稍平复些。外面那些游頭浪子聽見了，便造作許多謠言說：“這樣年紀，那里忍得住。況且又是很風流的人品，很乖覺的性靈，以後不知飛在誰手里，便宜誰去呢。”過了幾日，妙玉病雖略好，神思未复，終有些恍惚。

一日惜春正坐著，彩屏忽然進來回道：“姑娘知道妙玉師父的事嗎？”惜春道：“他有什麼事？”彩屏道：“我昨日聽見邢姑娘和大奶奶那裡說呢。他自從那日和姑娘下棋回去，夜間忽然中了邪，嘴里亂嚷說強盜來搶他來了，到如今還沒好。姑娘你說這不是奇事嗎。”惜春聽了，默默無語，因想：“妙玉雖然洁淨，畢竟塵緣未斷。可惜我生在這种人家不便出家。我若出了家時，那有邪魔纏扰，一念不生，萬緣俱寂。”想到這里，驀與神會，若有所得，便口占一偈云：

大造本無方，云何是應住。

既從空中來，應向空中去。

占畢，即命丫頭焚香。自己靜坐了一回，又翻開那棋譜來，把孔融王積薪等所著看了幾篇。內中“荷葉包蟹勢”、“黃鶯搏兔勢”都不出奇，“三十六局殺角勢”一時也難會難記，獨看到“八龍走馬”，覺得甚有意思。正在那里作想，只聽見外面一個人走進院來，連叫彩屏。未知是誰，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